

無限風光在險峰

江青艷史之十八

● 劉昌博

戴綠帽子的大笑話

江青爲了追求健康，持之以恆地做了一年多的「體育療法」和「文化療法」後，她的體質加強，逐漸從病魔陰影中走出來；自信心恢復、興趣也就廣泛了。

有一天，一位電影界人士在陪她看美國色情片時，偶然說一句：外國高明的攝影師都很注意「出綠」。所謂「出綠」，是指影片中注意突出綠色，而且使各種綠色在畫面上很有層次，立體感。

她聽了這句話很中意，因爲，她原就喜歡綠色，現在更要求她所住的房間也「出綠」；把原先單調的綠色塗去，重新粉刷，必須「綠得有層次」，在視覺上有濃淡、深淺、遠近的層次感受。

毛澤東是個「夜貓子」，喜歡晚間工作，怕深夜招涼，經常戴一頂絨線帽子護頭禦寒。江青在直覺上爲要使房間內的色澤調和，有「出綠」的感受。於是，她特別選購了幾頂「綠帽子」回來，送給毛澤東晚上戴。

毛澤東看到這些色澤深淺不一的綠帽子，大小合適，也滿喜歡的；當他試戴上一頂深色的綠帽子，攬鏡自照，先是一愣，忽而突如其來地把帽子拔下摔在地上，十分惱火的樣子。

「老板！怎麼的？帽子有什麼不對勁？」江青納悶地問。

「妳呀！腦子少一根筋，妳婚前給我戴幾頂『綠帽子』，我管不著。」毛澤東臉紅脖子粗地說：「妳現在還跟我弄這麼多頂『綠帽子』回來，要我晚上戴！真是大笑話，未免太過份了！妳究竟存的什麼心？」

「老板，這不是我有什麼存心！是你太多心！」江青辯稱。

「你還狡辯！」毛澤東真的生氣了：「你要知道，帽子切不可亂戴的；蔣介石在南京、重慶及台灣，常給不喜歡的人亂扣紅帽子，演成了所謂的『白色恐怖』。而妳呀！把房屋內外全都搞成綠色，且要我戴『綠帽子』，我簡直是生活在妳的『綠色恐怖』的陰影中嘛！妳自己說，今晚該不該罰？」

「老板！」江青在私底下總是稱毛澤東叫「老板」，她委屈地央求道：「你忌諱戴『綠帽子』，哪不給你戴就得了，何苦生這般大的氣呢？身子氣壞了，今兒晚上哪有力氣懲罰我？我曉得你生來喜歡戴『高帽子』，我今後要學包圍在身邊那些黨工幹部們，每天給你多戴幾頂『高帽子』，歌頌你的英明偉大，是全中國無產階級的救星，是全方位的領導者，就好了嘛？」

「看妳哪張伶牙俐齒！看現今……。」

「看我今晚怎麼懲罰妳？是不是要講這句話。」

到底哪晚上，毛澤東如何「懲罰」江青的，此係閨房瑣事。但，毛澤東也可能只是口頭說說而已，自從江青患有婦科病後，對她早已性趣缺缺。

自拍裸照挑逗老毛

江青早期是演員出身，原本喜歡拍照，左一張劇照，右一張生活照；這自然有攝影師爲她效勞，她自己並不會拍照。



①江青（前排中）在北京陪同丹麥首相保羅·哈特林（前左）和貝絲·哈特林夫人（前右）觀劇。

②一九六一年江青為毛澤東在廬山拍攝的照相。

③毛澤東為江青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的七言絕句筆跡。

③
 蒼崖如畫
 冷翠如屏
 橫看成嶺側成峰
 遠上寒山石徑斜
 白雲生處有人家
 停車坐愛楓林晚
 坐看牽牛織女星
 不識廬山真面目
 只緣身在此山中
 只恐廬山落後人
 毛澤東
 一九六一年九月
 江青



在蘇聯療養時期，身邊沒有攝影師，而她自己又希望到處留影；於是，也就買了一架照相機，開始學習攝影。

這時，她領悟了「出綠」的奧妙，懂得了「綠有層次」之美，明瞭了取景有遠近、濃淡、深淺之別；於是，對攝影的興趣更濃厚。以後，她買了架有自動快門的照相機。

每到一地，就用攝影打發時光，她在電影界工作過，有一定的文藝修養，因此她學攝影，進步倒也很快。只是忙壞了中南海的攝影師們，要幫她沖膠卷，印照片。

一天，江青拿了幾個膠卷找攝影師沖洗，千叮嚀、萬囑咐，沖洗時要保密，不可給第三者看，底片要交回來。攝影師以為是毛澤東交代她送來的什麼軍國大事的「機密」底片，誰知沖洗出來一看，攝影師愣住了，幾乎全是江青在臥室自己拍攝的半裸或全裸照片，各種撩人的姿態，逗人遐思。

這位攝影師發現江青美得很有「內容」，內在美勝過外在美，裸露起來比濃粧艷抹更美；難怪毛澤東會迷戀她，原來她胴體的美妙曲線和嬌嫩的肌膚，洵是上帝精心又偏心的傑作。

因為，江青每次浴後裸著胴體，在穿衣鏡前，擺出各種姿態照看，覺得自己的曲線美是一流的；但是，歲月不饒人，紅顏易老，花容易凋；於是，才想到用自動快門照相機自我拍下來，珍藏留作紀念。

這位攝影師把江青自拍的艷照沖洗好後

，連同底片小心翼翼地送給她。但在日後的「文革」時期，江青仍不放心，顧慮她的艷照會被這位攝影師複印出來，派紅衛兵搜查他的家屋，將他收藏的所有照片底片，悉數燒燬，且飽受牢獄之災。迨「四人幫」垮台後，才獲釋出來；他說早知如此的話，他後悔沒有複印一份留下來，倘若賣給國外新聞媒體，必可賺上一票；可能比賈桂琳、黛安娜與瑪麗蓮夢露的裸體艷照更吃香。

刻意裝扮凸顯美艷

江青能有如此美好身材的秘密，是她運動——用體育療法，保持曲線美；用文化療法來培養氣質與風采。為使皮膚柔細滑嫩，用牛奶沐浴；為使臉部光鮮姣美，她懂得美容術，用局部按摩與敷面除去皺紋；當然少不了用各種高貴的舶來化粧品，來做適度的與清淡的化粧。

她不喜歡濃粧艷抹，卻以上述的秘方，創造和保持她的合乎自然的美；因為，有了優雅的風度、高貴的氣質，應對得體的談吐，即使裝扮簡單，衣著樸素，看起來仍是充滿魅力的。

周恩來建議她，跟鄧穎超一起去領導紅軍的「婦聯」工作，江青拒絕了。因為，她認為中國女性有兩種：一種是保姆式的，溫良順從，終其一身奉獻給哪個家庭。另一種是女皇式的：性格極端，飛揚跋扈，充滿渴望，似乎要在她的有生之年替幾百年來每個

被壓迫的女性，報盡冤仇。

所以，她不像那些「婦聯」或「婦運」幹部，她不穿仿似從破爛市集買來的鼓鼓囊囊的褲子或黑裙子，不喜歡以一件灰色聚酯上衣罩掩了身上的一切；塑膠涼鞋、短襪套，沒有任何顯眼的顏色，全身沒有一點裝飾，和男人沒有區別。哪怎能凸顯出女人的魅力？

她要在共黨世界裡鶴立雞群，凸顯自己；她穿高跟鞋，西式上衣，戴上飄逸的圍巾，繫上柔軟的腰帶，清淡地塗抹高級的化粧品，頭髮總是梳得光溜溜的，她流露出個人奮鬥的內心狀態。

與王光美瑜亮情結

人們常說女人不能保守秘密，殊不知世上每一個女人，都像每一個男人一樣，併合有盈千上萬秘密蘊藏在靈魂深處；甚至連對她自己也隱藏起來。江青的靈魂蘊藏有太多的秘密，其中最大的「秘密」，是她排斥女人，討厭跟女人在一起工作；故而，她不願參加「婦聯」或「婦運」工作。

她認為在女人堆裡工作，很沉悶、很單調，彷彿沒有陽光照射的冬天，令她窒息得透不過氣來。她厭惡在群雌粥粥的場合，吱吱喳喳，道不完的東家長和西家短，是以訛傳訛，是非流言的播放站；因為，女人的舌頭，是在她整個身體中最後停止活動的「地方」。何況，江青在中共王朝又是最受爭議



①一九六三年王光美(右)訪問雅加達與印尼總統蘇加諾(左)合影。

②王光美失勢後，大陸上出現攻擊她的宣傳畫報。



的女人，只要她一出現；周圍的女人們就指指點點，以既羨慕又妒忌的心情議論她，使她十分不自在。

在中共高幹的婦女群中，她是除王光美外最年輕、最妖嬈，最會矯揉造作的女人；她沒有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的莊重，她沒有鄧小平夫人浦瓊英的威嚴，也沒有劉少奇老婆王光美的摩登和洋化。

尤其，王光美人如其名，光鮮美麗，擁有碩士學位，能講一口流利英語；在北戴河的海灘，可看出她身段窈窕，游泳姿式一流，不像江青只會「狗爬式」。因此，江青不願跟這些高幹婦女來往。

江青內心最大秘密之一，是她妒忌王光美，橫看豎看不順眼，但又說不出口。因為，她們兩人在中共高幹的婦女群中，有「瑜亮情結」。互不包容，勢如水火。尤其江青十分嫉妒王光美，總想把她的鋒銜壓下去，於是兩個女人比高低的戰爭，就層出不窮地上演了。

王光美是一九二一年出生，比江青小七歲；這一點，江青恨之入骨，否則的話，江青就可視視群雌，自認是最年輕漂亮的。因為，只要有王光美出現，她的鋒芒就減退了，仿如身子被壓矮了半截；何況，還有很多條件是江青難跟她比的。

王光美出身名門，父親王治昌，字槐青，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畢業，回國後在北洋軍閥政府農商部擔任工商司長。哪像江青

的父親是貪杯好色的酒鬼和色狼。

她於一九四五年，畢業於輔仁大學理料研究所，獲得碩士學位，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次年八月，美國政府派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以總統特使來華，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場出現，「居中」調解國共軍事衝突時，在重慶成立了國、共、美三方代表組成的「軍事三人小組」，這三人即張治中、周恩來和馬歇爾。那時王光美便擔任中共方面的翻譯員，亮麗的外表，流暢的英語，使她大出鋒頭。

一九四六年八月，馬歇爾的「調處」宣告失敗；王光美隨周恩來回到延安。毛澤東對這位年輕貌美，出身名門，有高學歷的「女同志」，很有好感，意欲染指。無奈有江青在身邊嚴加防範，處處作梗，毛澤東才沒有達到目的；否則，紅朝第一夫人的寶座，可能是王光美的，江青只因比王光美「早到」延安而已。

四角暗戀埋下火種

一九四八年，王光美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，當時，曾經赴法留學歸來的劉少奇，從「延安整風」時期，因擁護毛澤東而竄起，成為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之一。

他跟毛澤東一樣好色，愛情不專一，前後討了五個老婆，比毛澤東還多結一次婚。劉少奇爲了追求王光美，不怕毛澤東吃醋。爲表示追求的決心，硬和第四任妻子王建離

婚，使王光美變成她的第五任妻子。

毛澤東礙於中共最高領導人身份，顧忌跟江青離婚遭受訾議；於是，眼睜睜看著王光美投入劉少奇的懷抱。這一段「四角暗戀」的情孽，埋下一九六九年四月及十月，先後處死王光美和劉少奇的火種。

一九四九年，大陸解放後，王光美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。王光美似乎樣樣都比江青強；她唯一不如江青之處，是她的入黨時間晚了十五年，論革命資歷比江青差。

王光美是現代化女性，身體健美，每年在北戴河避暑時，她穿上泳裝的曲線也略勝江青一籌。更使江青氣惱的，是王光美在海邊游泳的姿態美妙，彷彿一條美人魚一般，追波逐浪，無論仰式、俯式、蛙式、燕式及自由式，她都會游一點，而江青只會游「狗爬」式，爲了藏拙不敢下海戲水。

王光美性格溫和，人緣很好，不像江青那樣個性倔強，人際關係惡劣。

王光美和劉少奇結婚後，先後生了三個兒子，不像江青只生了一個女兒。她的另一優點，是能和劉少奇前四任妻子生下的五個子女，和睦相處；使這個複雜的大家庭，和諧美滿與幸福。

大陸解放的哪一年，江青三十五歲，但王光美只有二十八歲；這兩個年輕好勝的女人，在中共王朝誰都不服輸，硬要比個高低。

一九六二年九月，當印尼總統蘇加諾挽

著夫人的臂腕，款款步下舷梯，踏上北京機場時；因劉少奇是中共國家主席，作為外交禮節，他偕伴王光美前去接機。

九月二十四日，人民日報刊登了劉少奇夫婦和蘇加諾夫婦在一起的照片。第二天，又登載了王光美和蘇加諾夫人在一起的照片。

江青看了人民日報，怒火中燒；認為她這個「第一夫人」，只有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，代表毛澤東到北京火車站為宋慶齡送行時，她的照片上過人民日報外；這十三年來她的照片從未在人民日報上露過臉。

她認為這是很「遜」的事情，她極力要求「戰勝」王光美，成為名副其實的「第一夫人」。

終於，她得到毛澤東的同意，第一次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，參加會見國賓——蘇加諾總統和夫人。這樣，毛澤東、江青和蘇加諾夫婦的照片，醒目地刊登在人民日報第一版，她的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笑容。眾多的中國大陸讀者，再一次從報紙上看到久違了的江青照片。

這一張照片，是一個重要的訊號；江青即將從幕後走到台前；中共中央延安時代的「約法三章」，對她的約束力勢將逐漸消失。

你念開慧我想唐納

江青在中共王朝的地位日趨鞏固，但她

的行為也就日漸跋扈，使毛澤東對她十分頭痛。哪一次的「驕楊風波」江青吃死人醋的醋勁，使毛澤東對她有所顧忌，不肯放手叫她過早攬權。

話說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，「詩刊」創刊號，發表了毛澤東的詩詞十八首。

在湖南長沙第十中學工作的毛澤東的好友，柳直荀夫人李淑一女士，仔細讀了毛澤東的詩詞；靈感一閃，思緒一動，記起毛澤東當年跟第二任妻子楊開慧戀愛時，曾寫過一首「虞美人」送給楊開慧。李淑一是楊開慧閨中密友，她收到毛澤東的詩稿，曾拿給李淑一看過。

李淑一記得，毛澤東哪首「虞美人」的全文如次：

「堆來枕上愁何狀？

江海翻波浪。

夜長天色怎難明，

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。

曉來百念皆灰燼，

倦極身無恙。

一鈎殘月向西流，

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。」

李淑一給毛澤東去信，寄去她的舊作「菩薩蠻」，且要求毛澤東把舊作「虞美人」抄寄贈她。因為，她只是憑記憶默出「虞美人」，不知是否有訛誤之處。

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函復李淑一說：開慧所述哪一首「虞美人」不好，

不要寫了罷；於是，他另寫一首「游仙」為贈。

毛澤東贈李淑一的「游仙」，也就是他寫信當天所作的新詞「蝶戀花」：

「我失驕楊君失柳，

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；

問訊吳剛何所有？

吳剛捧出桂花酒。

寂寞嫦娥舒廣袖，

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；

忽報人間曾伏虎，

淚飛頓作傾盆雨。」

這首新詞中，毛澤東寄託了對於第二任妻子楊開慧的深深的情意，和無盡的懷念。

毛澤東的信，寄到李淑一手中，在長沙成了一件大事，許多藝文界人士要求觀賞和傳抄。於是，李淑一害怕麻煩，徵得毛澤東的同意，於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把「蝶戀花」一詞，在湖南師範學院院刊上發表。不久，人民日報及各地報刊紛紛轉載，一時間轟動全國。

江青讀了「蝶戀花」，幾乎要把她的腦袋氣炸了，極度的怨憤；特別是詞中「驕楊」的「驕」字；暗示毛澤東的第二任妻子楊開慧，在其內心具有「傲視一切，目無餘子」的崇高地位，是他心中的「天之驕女」。

「驕楊」二字，深深刺痛了江青的自尊心。因為，楊開慧已死去二十八年，毛澤東仍然如此懷念她；江青怎不大吃這個死人的

飛醋。

江青的醋缸打破了，每日跟毛澤東吵吵鬧鬧，她曾當面跟毛澤東大聲地說：「你懷念楊開慧，我想念唐納！」

江青在極端的憤懣中，寫信給她和唐納結婚的介紹人鄭君里，打聽她第三任丈夫唐納在國外的地址。鄭君里凜於江青的丈夫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，不敢把唐納在法國巴黎的地址告訴她，江青對此耿耿於懷。

後來江青成爲「四人幫」的首領，下令紅衛兵到鄭君里家中抄查。百般要求追回此信。導致「文革」時期，鄭君里跟趙丹一樣，只爲了江青的一封信，橫遭飛禍，打入「牛棚」，飽受折磨。

自從毛澤東那首「蝶戀花」，公開發表後，那些喜歡拍「馬屁」的藝文界人士，把它譜上樂曲演唱，改編成彈詞演唱，改編成舞蹈搬上舞台，改編成連續劇搬上螢幕，全國上下在歌頌毛澤東的「驕楊」。

江青是個嫉妒心強烈的女人，她一而再，再而三地企求毛澤東爲她寫一首詩，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，就是要與「蝶戀花」抗衡，比個高下，對「死人」也不認輸。

得到毛首題詩讚美

無論江青怎麼樣在枕席上使盡「絕活」，曲意承歡，毛澤東就是不賣面子，不肯給她寫一首詩。原因有二：一是江青得了婦科病後，她的「絕活」已引不起毛澤東的性趣

。二是毛澤東暗恨江青的幸災樂禍，當楊開慧的長子毛岸英在韓戰中被美軍轟炸機炸死時，消息傳來，江青卻無動於衷。

直到四年之後，毛澤東已淡忘了毛岸英之死，江青才終於夙願得償。那是江青拍了一張廬山仙人洞的照片，富有詩情畫意，她請毛澤東題詩，觸發了毛澤東的詩興。

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，毛澤東在照片旁側寫下了一首七言絕句的詩，題爲「爲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」：

「暮色蒼茫看勁松，
亂雲飛渡仍從容；
天生一個仙人洞，
無限風光在險峰。」

「李進同志」亦即江青，李進是她的筆名之一。從此，江青的心理平衡了，唯一遺憾的是那些拍「馬屁」的藝文界人士，沒有像歌頌「蝶戀花」那般熱烈捧場。

詎料不久，又一件使江青惱火的事件發生了；哪是楊開慧的母親向振熙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病逝。毛澤東於翌日給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發去電報，哪電報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醋勁大發，極端惱火。電報的全文是這樣的：

「開智同志：

得電驚悉楊老夫人逝世，十分哀痛。望你及你的夫人節哀。寄上五百元，以爲悼儀。葬儀，可以與楊開慧同志我親愛的夫人同穴。我們兩家是一家，是一家，不分彼此。

望你節哀順變。敬祝

大安

毛澤東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。

從此一電報中，可以看出來，毛澤東對楊開慧一往情深，稱「楊開慧同志我親愛的夫人」，依然表明，楊開慧是他心目中的「驕楊」，一生的「最愛」。

這怎不使江青妒火中燒，怨恨不已！

賀子珍廬山會夫婿

就在「驕楊」風波發生不久，又有一件事情使江青極氣忿；因爲，毛澤東在廬山上會見了闊別已久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。

在中共紅軍中有「雙槍女俠」之稱的賀子珍，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因醋海掀波，到瓦密堡捉姦，先後嚇呆了毛澤東的情婦——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及女譯員吳廣惠。毛澤東惱羞成怒，硬逼著賀子珍遠赴蘇俄的莫斯科「學習」，一度被關進瘋人院。

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准她回國，整整在莫斯科吃了十年苦頭。一九五八年七月，賀子珍從上海遷往江西南昌市定居，過著孤獨的生活。

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，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及八屆八中全會，史稱「廬山會議」。毛澤東在廬山上會見了賀子珍，這是他倆闊別了二十二年漫長的歲月，頭一次久別重逢，也是最後的一次。此後，直至兩人先後去世，都未曾

再見面，可謂是生離死別的一次晤談。

這次見面是汪東興所安排的，因當時汪東興正擔任江西副省長。賀子珍由衛士陪同上樓，和毛澤東單獨談了近一小時，他倆人談了些什麼？外人無從知曉。

據事後毛澤東對貼身衛士透露：「她談話時，語無倫次，似乎腦部的毛病還未痊癒。她怪我對王明不對，又說王明還要害我，要我小心王明。」

毛澤東淒然地嘆息說：「她似乎很關心我的健康和安安全全，我吃葯，她來搶去扔掉，說是毒葯；她耽心有人害我們，她說她就不吃葯，在上海就不吃葯了……。」

毛澤東對衛士講不下去了，望著屋頂長長嘆息，回憶著什麼？眷戀著什麼？傷感著什麼？……。

忽然，毛澤東又淒然地說：「……：她太多疑了，還說丁玲、吳廣惠、史沫特萊都是害人的妖精。她還大罵江青是『國特』，是狐狸精，如果碰上要把她碎屍萬段……。」

「唉！她的腦部未治好！神經質！疑神疑鬼……。」毛澤東不住的嘆息，傷感和無奈。

毛澤東趕走賀子珍

本來，毛澤東說好第二天還要見賀子珍，可是，臨時又取消了，賀子珍只好悵然地下山回南昌；從此，她再也無緣見到毛澤東。

她那麼突然被送下山，心中一直是一團謎；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意外事件。

後來，才慢慢明白，因為，那時江青在杭州，她得知賀子珍上了廬山，耽心他倆舊情復燃，重溫鴛夢；則她的地位豈不岌岌可危。於是，江青連夜給毛澤東打長途電話，她要立即從杭州趕上廬山。

毛澤東邀請賀子珍上廬山，曾嚴格封鎖消息，特別關照過不得讓江青知道；誰料江青竟然知道了，可見江青神通的廣大，究竟是誰向江青告密？毛澤東始終猜不透，但對江青卻有了戒心。

毛澤東機智過人，警覺心很高。他想像得到，江青是個潑辣貨，而賀子珍綽號「雙槍女俠」，一個不要臉，一個不要命；倘若這兩個標悍的女人在廬山碰面，掀翻了醋罈子，大鬧廬山，拼鬥起來，豈不比中共的「廬山會議」還熱鬧！

當時，在「廬山會議」上，毛澤東的「主席」寶座，已遭到嚴重的挑戰。彭德懷、張聞天及黃克誠等人，正對毛澤東展開激烈的鬥爭，炮聲隆隆，有「圍剿」的企圖。

尤其，彭德懷以元帥的身份，在大會上當眾指責毛澤東說：「……這幾年來，主席親自搞出的什麼總路線、大躍進、人民公社、加上土法大煉鋼及公共食堂等，鬧得人神共憤、怨聲載道了……。農村在餓死人，城市供應短缺，知識份子牢騷滿腹，民主黨派壓而不服，共產黨這回是四面楚歌，快要『

走麥城』了……。可是，有些高高在上的人，卻左擁右抱，醉臥溫柔鄉，大做他的『皇帝夢』，真叫哪些打天下的忠貞黨員痛心啊！」

彭德懷痛哭流涕地說：「……主席自己犯了錯誤卻不承認，也不自我批評，反而責怪別人。豈可讓革命與建設的勝利，沖昏了頭！現在不是做『幻夢』的時候，爲了天下蒼生，該覺醒了……。」

彭德懷教訓似的指責，罵得毛澤東面紅耳赤，要不是周恩來出來打圓場，真不知道如何下場！

試想，在這個「節骨眼」的時刻，倘若毛澤東的第二任妻子賀子珍和第三任妻子江青，爲了爭風吃醋的原故，在廬山上大打出手，火拼起來，緋聞外洩，糗事傳出，正好給彭德懷等人多一樁指責的口實，毛澤東的主席寶座，豈能保得住？

因此，毛澤東主動地毀約，匆忙地把賀子珍趕下山去。可憐的賀子珍，在井崗山兩次出生入死救了毛澤東的小命；而今二十二年的闊別，二十二年的等待。毛澤東只因怕江青趕來與師問罪，只因怕給彭德懷等人一個口實；硬起心腸把這個純情女子趕走，不肯和她多見一面，情義何在？

清算鬥爭誅除異己

江青趕上廬山，得知賀子珍已匆匆回南昌，並無和毛澤東破鏡重圓的跡象。另一方面

，她曉得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，遭到彭德懷等的「圍剿」，焦頭爛額；她即產生危機意識，要是毛澤東垮台了，她的「第一夫人」寶座亦會跟著泡湯。

於是，識大體的江青，非但不責問毛澤東跟賀子珍相會之事；反而協助毛澤東在幕後向彭德懷等展開反擊。毛澤東得到周恩來、劉少奇等人替他辯護；江青遊說給她「開



右起：王光美、前印尼總統蘇加諾夫人、朱德、劉少奇、毛澤東。

苞」的初戀情人康生，以及她的第二任丈夫俞啟威生前的友好代表同志，聯合起來反擊彭德懷等人。

結果，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鬥垮了彭德懷一夥人，鞏固了權力；江青的第一夫人寶座得以屹立不搖。

江青觀察形勢對她頗為有利，於是，便在會議期間，約見了齊燕銘。齊燕銘擔任過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，當時擔任文化黨組書記兼文化部部長。

江青向齊燕銘指出：「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，文化部要注意。」齊燕銘起初茫然，後來恍悟，這可能是毛澤東的旨意，不敢反駁，但也未表支持。

此後不久，江青居然召見了中宣部、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陸定一、周揚、齊燕銘與林默涵；江青又一次問他們：「舞台上，銀幕上帝王將相、才子佳人、牛鬼蛇神、泛濫成災，你們怎麼視而不見？」

可是，這四位正副部長，居然無動于衷，對於江青頤指氣使的意見，充耳不聞；他又一次忽視了江青的「能量」。

江青回到毛澤東身邊，大吐苦水，終於獲得毛澤東的支持。於是，江青下定決心要大幹一場；她遂結束了「療養生活」，要當毛澤東的「馬前卒子」，插手中國政治了。

於是「文革」的風暴，即將像強烈颱風一樣席捲全國的每一個角落。（未完待續）